

有發菩提心者，戶毗則代，鶴薩垂亦投虎，彼皆異代也。目所未睹也。我君早捨王位，新作佛奴，著未嘗著之布服，用未嘗用之鐵器，能屈宸儀，昇降戒壇之上，可稱歎，可稱歎。又侍臣曰：悲哉！世皆無常，命能是幾，十善之主，既富春秋，其猶如此，我等何益？奔營塵區，涕泗橫眉，少心責躬，當此時也，陰雲忽起，風雨交會，知天衆龍神之降臨也。事畢，參大佛殿，雲開雨霽，感應揭焉。大佛殿南砌當佛前間，敷長筵二枚，其上加御疊，立御屏風一帖，爲御座。東西敷疊爲公卿以下座。于時有御誦經事，庭中立十丈幄，一字東西，其下積信濃布一千端，有中取十脚小筵十枚。御導師三會已講禪微，咒願同已講長隆，法用之後，五百僧行道，經四步廊，其路遠迴來遲，數刻推移，不堪徒然，早出佛前緣起障子，勅左大辨大江朝臣輔爲讀之，口如懸河，響驚衆聽。聖武天皇悲願，叡慮可知，唯盧舍那之尊體丈尺易悟，御導師咒願給祿，大樹各一，衆僧移著食堂，法皇入大佛殿，遍以禮拜，大佛之爲體也，聚金銅以鑄其像，築山岳以投其座，神也妙也，仰之彌高，其前東西懸錦像曼陀羅二鋪，色彰施，諸相具足，上摩天井，下及壇土，凡仰觀俯察，目眩曜焉，申刻遷御食堂，其禮堂設御座，如大佛殿一千僧著東西長床，供以熟食，前日依寺家勸文，自願運送二百七十對飯，以信濃布三十端爲食巾，法皇起座，暨著西方第六床末，自提御三衣，清壽羯磨二僧著東陪其下，諸僧悚慄，皆欲下床，有勅不令動座，於是身積夏臈，眉點秋霜之徒，竊相語曰：不圖下一人之昔尊，加千僧之最末，我等忝居其上，豈非釋迦大師之恩哉！嗚咽者衆矣。道俗見之不覺淚下，法華經不說乎，謙下諸比丘，今望法皇之儀，遠泣釋尊之教，食頃還御于禮堂御座，次自公卿及六位，左右相分入堂內，各執鉢置僧前，東西各第一床，豫覽不置鉢，訖以澄心法師爲六種御導師，左近衛權少將實方，取白大樹一領給之，爰大佛殿上層，良方上角木朽落，先是寺家結麻柱，今日上此角木，法皇還御之便，佇立于大佛殿北廊南砌覽之，更召御車榻暨御之道俗跪候上層，所登夫二百人，向上如無人，有大工僧仁海者，高立檐端，揚聲行事，不幾牽上，召下仁海於御前給祿，正絹仁海捧之，先南面禮大佛，次北向拜法皇，人皆莞爾，申時還御於晝御座，姑供威儀，御齋，始用御鉢，銀鉢塗金漆僧正權大僧都元杲，權少僧都穆算，權律師眞善，左大將藤原朝臣，左